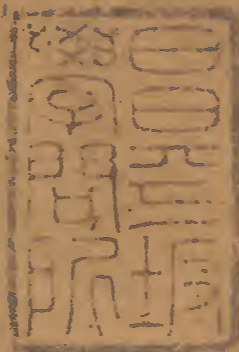


陳書

列傳

自十八至二十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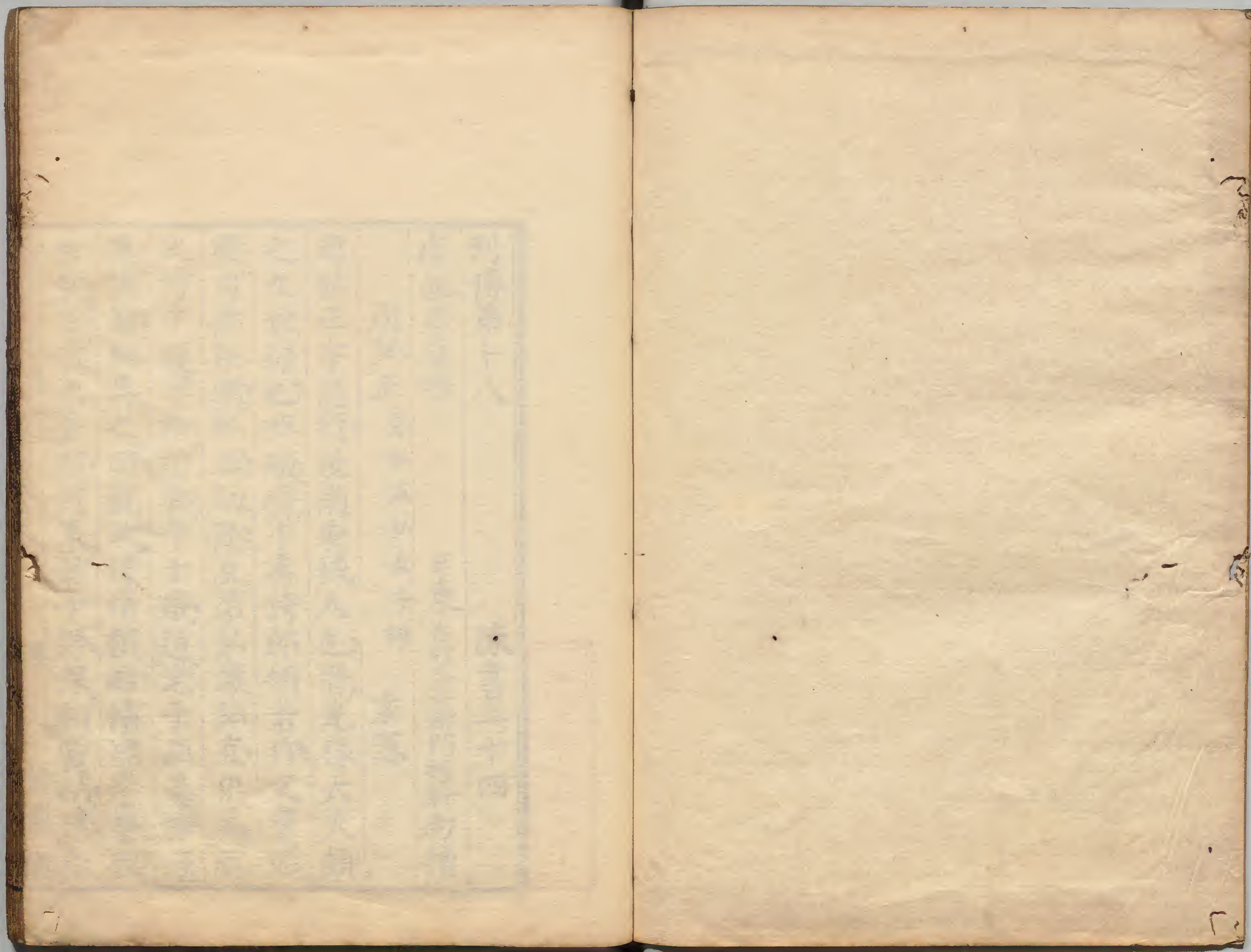


			五〇四三	漢書門類
一三七	四三	函	號	
册	架			

			五〇四三	漢書
函	一三	册	號	
架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43
冊數	13(9卷)
函號	280 54





淺草文庫

列傳第十八

陳書二十四

唐姚思廉撰

日東志村三左衛門損幹句讀

周弘正

弟弘直弘直子確

袁憲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也晉光祿大夫顓
之九世孫也祖顓齊中書侍郎領著作父寶始
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叔
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
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晤清理警發後
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

室承三年

東書傳卷八

松會堂

陽書傳卷十八
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
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
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
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
家梁太學博士晉安王爲丹陽尹引爲主簿出
爲鄴令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
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
郎大通二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
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

爲謙之象起於羲軒文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
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
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
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
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寔
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
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
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
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玉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

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
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
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
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
之節逃玉輿而弗乘奔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
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
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於遂古
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
正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穎世傳忠烈先

人決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
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
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
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其抗直守正皆此類也累遷國子博士時
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
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
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
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

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賸致遠而宣尼比之
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
赤水伏惟陛下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
妙本常自得於天真醒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
無以淪其不測至若文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
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
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涖自制旨降談裁
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
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誦誦不無傳業但乾坤之

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
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
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
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
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
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間而冒陳
請冰谷寘懷罔識攸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
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
幽憂之作事逾三古又更七曜自商瞿稟承子

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
梁丘檀瑯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
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
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
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
萬機小暇試當討論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
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
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
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

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
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家臣
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
潺湲掩淚恒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
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
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
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
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
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

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卸慰其
延佇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
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爲連類及
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授黃門侍郎
直待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元帝
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
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
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辯
啓送祕書圖籍勅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朝士

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遷唯弘正與僕射王褒言
於元帝曰若東脩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
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
姓若未見輿駕入建鄴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
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荆陝人士
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
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
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及江陵
陷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爲大司馬

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
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
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
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
綬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摠知五
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高宗即位遷
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
年授尚書右僕射祭酒中正如故尋勅侍東宮
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

於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弘正
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
滯六年卒于官時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抑
有恒規故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
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
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可
贈侍中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給便出臨哭
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
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

十卷行于世子墳官至吏部郎弘正二弟弘讓
弘直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領
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
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
陽宗懔平原劉綏沛郡劉毅同掌書記入為尚
書儀曹郎湘東王出鎮江荆二州累除錄事諮
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梁元帝承制授
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尋除智武將軍衡陽

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
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戶歷邵陵零陵太守
雲麾將軍昌州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
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
史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秘書監掌國
史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建七年
遇疾沮卒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
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
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

宣永三年

東書傳卷六

松會堂

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
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歛以
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
衣裙衫故履既應待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
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
一無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

確

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
玄言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角褐梁太學博士司

徒祭酒晉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書殿中郎
累遷安成王限內記室高宗即位授東宮通事
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
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
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職尋起爲貞威
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
衛率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
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
遷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

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事
表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
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
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
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
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
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漑漑目而送之
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
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

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
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
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
謂曰二賢雖窮奧蹟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
是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
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
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
正請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表
吳郡此卽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

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
兒買第耶學司衙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
抗答剖析如流到漑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
及君正將之吳郡漑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
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
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
公主即梁簡文之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
太清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
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

郎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永定元年授中書侍
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
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省
太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
轉尚書吏部侍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宮三年
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
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
是朝野皆嚴憚焉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
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暇常爲上言

之其所申理者甚衆嘗陪醮承香閣賓退之後
 高宗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
 宗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
 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
 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內史九年秩滿除散
 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真憲以久居清顯
 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
 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十三
 年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

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內目簡懿爲大
 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高宗不豫憲與
 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
 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
 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
 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
 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竝如故尋除侍中
 信威將軍太子詹事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
 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

室永三年

貞書傳卷十八

三

松會堂

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皇太子頗不率
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
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
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
書蔡徵順旨稱賞憲屬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
儲嗣億兆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
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表德
章實骨鯁之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元年
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官衛

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衛侍左右後主謂
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
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
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
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
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
下井中憲拜哭而出京城陷于隋隋授使持
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
十四年詔授晉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

陳書傳卷之六
贈大將軍安城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
祕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
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
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韓子稱為人
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列傳第十八

陳書二十四

列傳第十九

陳書二十五

唐姚思廉撰

日東志村三左衛門楨幹句讀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髡梁中散大夫
父之平倜儻有志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
衆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侯克定渦潼以功
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為
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
之平至即皆平殄梁武帝甚嘉賞之元帝承聖

陳書傳卷九
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即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竝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元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僖子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禡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衆攻之僧智出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

曰三吳與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高祖受禪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還除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

鄉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摠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宗即位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衆軍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受詔進討彭沛以忌爲都督與明徹犄角俱進

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

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修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熟瑒力戰有功除負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內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

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摠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責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

陳書傳卷六
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偽許以緩
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
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
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
公陳力協義同獎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
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使持
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
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
常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

臣願爲本郡鄉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
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
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
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
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並如故頃之出爲使
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
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高宗即位以瑒功名素著
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脩城池懷

服邊遠為隣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為
通直散騎常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授使持節
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
授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
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竝如故十二年坐墮場
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
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爵邑入為度支尚書領
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
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勲德之美展君臣之

意焉又為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
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
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
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
謚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
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
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客
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
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竝集
宣永二年

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

路遠地又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閣將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寔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推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勲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怕頗以罪免

蓋亦陳湯之徒焉

列傳第十九

陳書二十五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唐姚思廉撰

徐陵

子儉

弟孝克

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也。超之齊鬱林太守。梁負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俟之。寶誌手摩其項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

宣統三年

東晉書卷之三

松會堂

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一普通二
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爲王諮
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爲
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
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
風聞劾陵在縣賦汙因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
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
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
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

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
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
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
我來聘使鄉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
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
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
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
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感疑暉照於魯
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䟽勒况復元首康哉股
室永三主

陽書傳卷二十
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
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
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
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鼈命履之世觀河拜
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
缺東南盛旱圻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
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
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
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

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
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
也若使郊裡楚翼寧非祀夏之君哉定艱難便
是匡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春月為都姚帝遷
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春茫
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
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
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的的宵烽
隔激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盃遙憶

溢城峯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
 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
 躡齋彼何路而齊鑪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
 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
 名鄉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馳之
 街於我長閑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
 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曰云
 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
 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

以比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
 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
 賓遊通無貨殖豈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
 過徐躬要寶劔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
 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
 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
 鑿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賈盜明矣骨
 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
 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

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標之儀
微騎間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
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
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
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
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
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
尤千刀剗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冠讎佩
弭腰鞬為其阜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

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瑩之請所
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
復^紅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
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
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茲蓬蕭
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
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
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
深知於駸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

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
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邢為邢杲之徒邢
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
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為連率
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著為籌便當屈指
能筭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
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
所知也且失宮闈祕事竝若雲霄英俊訐謨寧
非惟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

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公
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為間謀者哉
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
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
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
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
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
諸元帥竝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

儀見敕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
壇拭玉脩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
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貶責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喪亂
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
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
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
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
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

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
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亭治亂豈有
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
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詐彼侯生肩隨而已
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寵之方吾知其決政
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
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
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隊霸道昏凶或

傳卷二十
七
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
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
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
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
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壁於
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
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
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
方之霸也孫甘言以媿媚曹屈詐以羈縻於軫

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
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
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為邦之勝略也
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
玉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
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
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
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
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

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
吏明經鷓鴣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
膠皆尊者耄耆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
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
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
鱗忠孝之言皆應斷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
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
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
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

傳卷下

八

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
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
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
冤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
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
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
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
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
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

室永二年

東

一

松會堂

謬
舊作
戮

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
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
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
默齟舌低頭而已執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
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
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
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遵彥竟
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
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

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
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
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帝載時任約
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
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
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
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左丞如故天
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
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諱爲司空

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
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
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
若不可犯爲歛容正坐進讀奏版時安成王
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
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
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
有冒進求官誼兢不已者陵乃爲書宣示曰自

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
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景侯之凶荒王
大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
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
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
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
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
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

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并亦為卿
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
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滂
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
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
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
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
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
即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

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
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
王勣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
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
王勣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
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
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
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
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亦

陳書傳卷三十一
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竝如故。十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竝如

故。十年，重爲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

寶永二年
東書傳下
松會堂

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卧疾方期克壯
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
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
加資給謚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
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入建中食建昌
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
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
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
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

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
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
聰惠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
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
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
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
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
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
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衆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南周弘正
重其爲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
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
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爲尚書金部郎
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
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爲太子洗馬遷
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太建初
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
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

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
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衆不許入
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旬不得還紇嘗
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
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
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
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勅儉監昭
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
鎮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

博士大匠卿餘竝如故尋遷黃門侍郎轉太子
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
免尋起為中衛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
舍人又為太子中庶子遷貞威將軍太子左衛
率舍人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
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為和
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
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為御史中丞儉性公
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惣望重一時亦為儉所

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
少有父風年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
幼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為祕書郎轉太子舍人
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為海鹽令甚有
治績秩滿入為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
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
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大
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
高第為祕書郎出為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

陳書傳子
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
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郎大業
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為周易生有口辯能談
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文
不逮義梁太清初起家為太學博士性至孝遭
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
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
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質之

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
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
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富
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
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
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
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
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
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

無咎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于錢塘之
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
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
嘉中除郊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太建四年徵
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
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六年除國子博士
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真孝克每
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
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

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
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
嗟歎良久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
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
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
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
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
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
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

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
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
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
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而
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
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為散騎常
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
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
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焉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
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
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
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隣里皆驚異
之子萬載仕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
特達籠罩今古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
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孝克砥身厲行養親
逾禮亦參閱之志歟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日東

志村楨幹句讀

陳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陳書二十六
 志村楨幹句讀
 日東

